

馮尼爾著

劉美麗
葉柏華 譯

精神病宗教治療法

廣學會出版

馮尼爾著

劉美龍
葉柏華 譯

精神病宗教治療法

廣學會出版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初版

精神病宗教治療法

每冊國幣

(郵費另加)

著

者

馮

尼

爾

譯

者

劉葉

美柏

麗華

發出

行版

者兼

廣

學

會

上海博物院路一二八號

印

刷

者

集成

印刷

所

▲版權所有▼

PASTORAL PSYCHIATRY

by

John Sutherland Bonnell

Translated by

Mary Liu and P. W. Ip.

Price:

Postage extra

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

128 Museum Road

SHANGHAI

1946

序

本書之名已足以形容本書之內容。作者馮尼爾博士在本書中曾指出精神病治療法，若依據聖經的來源與使用，則以治療靈魂（Soul）為主，以醫治精神（Mind）為副。作者自身，既是一個牧師，在工作中曾竭其全力，以肯定和簡易的方法治療病者的靈魂，如普通醫生治療精神病一樣，使病人的感覺、情緒、思想、恢復常態。

本書所述關於著者與教區裏的人的談話，以及他應付他們的問題的方法，很足以使一個略看這書的人，承認他是有專門心理治療的學問——精神治療學，但一個細心的讀者，就會明白這一本書倒是治療心靈的專書。

這本書既有如此之內容，與深厚的含義，那就不難不脛而走。它不但對於病者的個人，以及一般人在靈性上有很大的幫助，同時亦可以給予一般精神病治療學者學術上的貢獻。以它的顯明的大綱與其隱伏的內容來說，這一本書已超過了醫學的精神病治療範圍，它的內容已包含了任何教派的牧師所宜知或所欲知的一切方法，並可以使他們在日常工作中，運用那些方法來應付教區的教徒。

這一本書又證明了心靈健康與活動，不特能促使精神的健康、自由、與獲得俗世的所謂幸福，同時又可以使人獲得豐富的生命。

埃麥斯序於美國紐約 一九三八年十月

緒言

我使用這精神病治療的名詞 (Psychiatry)，是與現代流行的使用不同，因為這一個字很足使我注意到這個字的來源。

這個字是從兩個希臘字 *Psyche* 與 *iatreia* 而來的。前者的譯文是『精神』 (Mind)，但這種譯法似乎不是那字的主要意義，它不過是力得勒與司各特著的希臘辭典中的第三個解釋。那辭典對於這個字的解釋，有如下的次序：

- (一)『氣息，特別是指生命的記號、生命、精神。』
- (二)『人的靈魂，與人的身體相對。』
- (三)『靈魂、精神、理智、了解。』

這些希臘字 *Psyche* 『靈魂』或『精神』與 *iatreia* 『治療』或『醫藥治療』，若聯結起來，便成了『治療精神』的意義，平常的人與醫藥界中的人對於這一個字，不論在明顯的方面，抑或在隱伏的方面，都用作『醫生治療精神病』的解釋。這一個字既為醫生所專用，因此，就沒有普通的醫生稱自己為精神病治療學者。

凡研究過這些字的來源的人，往往願意接受字典權威力得勒與司各特所舉的定義。

這個 *Psyche* 字的第一與第二個定義——氣息、生命、精神、人的靈魂——完全與醫藥的原理沒有關係，祇有與宗教的要義有關係，因為醫藥的原理祇能在第三個意義中找到，那就是：精神、理智、了解。

這個 *Psychiatry* 字的主要意義，就是『治療人的靈魂』，它不但沒有指身體，而且也沒有指精神、理智、與了解。

在聖經的記載中，有一個文士與耶穌談話，那文士問祂，什麼是第一要緊的誠命？主耶穌回答說：『第一要緊的就是「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盡力、愛主你的上帝。」』（一）依據新約三福音（二）的希臘文本，『靈魂』這個字（*Soul*）就是 *Psyche*，『精神』這個字（*Mind*）就是 *dianoia*。耶穌把這兩個字分得很清楚。

所以我在本書所討論的，就是跟隨新約對 *Psyche* 這個字的解釋來討論。我做這工作，在未作以前，我對於這個字的醫藥的含義，我久已知道，同樣的，我也知道怎樣治療靈魂的方法。我並不以自己為一個精神病治療者，如醫生之視自己為精神病治療專家一樣。我的工作與醫師以及精神病醫師的工作不同，因為我的方法和目的是完全注重靈魂。我尋求上帝

幫助，使我能解決現在這個問題。

在這本書中，從始至終，凡在可能的地方，我已很仔細的避免運用專門醫學名詞、精神病治療學名詞、神學名詞、與成語。

本書所舉的例子，凡關於曾與我商議過的人的真姓名，在本書中完全用假名代替，凡關於與精神治療或靈性上不甚重要的地方，我都把他們的事實略加改動了。

註一：可 12 .. 30

註二：太 22 .. 37；可 12 .. 30；路 10 .. 27

精神病宗教治療法

目次

埃麥斯醫學博士序	一—二
緒言	一—三
第一章 我的父親	一
第二章 練習服務	二四
第三章 心靈治療法	五八
第四章 你爲甚麼恐懼？	九一
第五章 青年性的問題	一一五
第六章 自卑與自傲	一四九
第七章 『教養孩童』	一八一
第八章 悔罪與赦罪	二一六
第九章 精神病宗教治療法	二五〇—二九二

精神病宗教治療法

第一章 我的父親

『主人說，好，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；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；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。』（太25：21）

『我留下平安給你們，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；我所賜的，不像世人所賜的；你們心裏不要憂愁，也不要膽怯。』（約14：27）

『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；因為你與我同在。』（詩23：4）

四十六年以來，我父親都是做了加拿大、親王愛德華島、查羅敦城、福爾康活醫院的職員。在這四十六年中，他大半的光陰都用在管理精神病院。我從十歲時起，就喜歡在週末的餘暇，不時到他醫院裏去玩玩。在他早晨巡迴服務的時間，他總帶我一齊走。他手上挽着一籃子包裹材料，如綑帶、膏藥之類，預備照醫生所指定的，為幾個病者換藥。有時在某一個病房中，他會對我說。

『你和看護可在這裏等等。我到第二間病房，爲病者換怪難看的敷料。』

當我在等他時，我就利用這個時間和病人談話，或聽他們談話。他們對我很友善，並把我當作我父親的一個助手一樣。

在那早期的幾年中，我在初步的方式已認識了各種精神病的病態。後來我也學識了一切專門的名詞，並更明白精神病的病源。

那醫院裏，有一個病人，名叫真美，年紀已有四十五歲，但他僅有小孩子的智力。我很喜歡聽他講話，他站在角落裏，依照我的請求，背誦『馬利有一隻小羊』。院裏的病人大家都叫他『獸子真美』，而我的父親總是叫他『真美』。

那裏有患各種精神病的病人。其中有一個病人叫做麥克，他是一個愛爾蘭人，我就在那時認識他，後來在二十五年中，他成了我的好朋友。他所說的滑稽的話語，很使人聽得有趣，因爲聽的人多，他自己也以爲快樂。這個人是不時到醫院治病的。他往往留住院中，三個月至六個月，藉此治療，病愈出院。他是一個船夥，有時在一兩年中完全神志清明。通常他覺得神經病發作，就立刻到醫院治療。每每在精神病並未完全發作以前，他已到了醫院。

我在病房初次見他，就看見他面部和兩手都受了很厲害的火傷。在這一次，他神經病發

生時，未能及早趕到醫院，因此纔有這種傷害。據說，他往醫院的途中，在某一個小鎮中休息，因為他是羅馬教徒，便參加那裏的小禮拜堂彌撒禮拜。他未往教堂以前，他突然的想道，他應該在祭司禮拜完畢時，把自己獻給上帝，作爲祭品。他決定了這主意以後，便照方法行事。教堂裏的看門人看見了一個矮胖、衣冠楚楚、面目和善的人，手臂中夾着一個頗大的包裹進來。他坐在教堂的中央。在彌撒最緊張的時候，會衆把注意力集中在聖壇，看看有什麼的舉動時，他立即打開包裹，取出一張浸滿火油的單被，把那單被蓋着自己的頭，用火柴燃燬牠。會衆見座席中有張單被燬火，驚惶不置，但在未將火打熄以前，那人已受了很重的火傷。當我與他談及這件意外的事情時，他已承認這是極大的笑話。我的父親對他說：

『這一次，我希望你能夠明白，麥克，表示感謝上帝的方法是很多的，有許多方法都比把你自已受痛苦好些。』

在醫院中有一個最苦惱的人，這人是一個蘇格蘭人，他患着憂鬱病。他撫摩着我的頭，向我說，你希望我不要以到這種病院的地方爲不幸。他與我談話時，淚出滿眶，他哭着對我說，他的妻子和兒女都死去了。後來我的父親告訴我，他所說的話都是假的。他雖然這樣說，但我不宜當他是一個說謊者。我父親還加了一句話，他說，如果爲這個人的苦惱而煩亂，

那就沒有有益的意見供獻給他。我知道，我父親是不願我和這些患憂鬱病的人相處過久的。

在另一邊，站着一個呆如木人、動也不動、看也看不見的人，名叫貝特。我每次與我父親走近這個人的面前，我父親總對他說：『貝特，我的兒子再來看你。』可是貝特對我完全沒有注意。他面上的表情，絕無改變。他身體的肌肉，絲毫沒有移動，他從來不曾對我說過一句話，或作出一種表示，知道我的來或去。我父親說，貝特對他也是一樣的。他常時在他面前站着，並對他說話，雖然他沒有回應，但他總相信，他會了解他所說的話。他繼續地說道，貝特像是有許多的思想與妄念，而他的思想與妄念是太深了，任何人都難以測度。數年後，我的父親說，這個人是患了精神錯亂病（*Dementia praecox*）。

我時時都記起那患強迫神經病（*Compulsive neurosis*）的老船主。當醫院中吹哨子通知吃飯時，他便和其餘的病人走出病室，但他在從病室走到餐室的一段路中，他總是以手撫摩他所經過的某幾扇門、窗框、長凳。有一次，我叫那管理的人注意他的特癖。但他笑着對我說：『不久總會知道。』

當那船主將走近那張他常常要撫摩的長凳時，那管理的人抓住他，把他拉過了那張長凳好幾步路，但那老船主拚命掙扎，直至他獲得自由，他還是要走回那張長凳的地方，用手撫

摩了那長凳一下，然後纔快樂地走他的路。

我父親說，這個病人，如果有人能知道他少年時的事，必能把他的精神病醫好；但現時即使他的智力不受影響，他仍然不能恢復他的自由。他的行為太過奇特，很足以擾亂公眾的安寧。

我對於我初次去探望這醫院裏那統制着女病房的，那『王后』的情形，我是很難忘記的。當我在週末到我父親那裏消遣，一日，他對我說：『你願意去看看這裏的「王后」麼？』我答應了以後，他帶我到醫院裏的女病房的一號房間。我們走進那深長的病室，便筆直地走到那『王后』的病房。

我父親用手叩門，裏面有一種柔和的聲音回答說：『進來。』

當我們走進去，我看見那病人已把她的牀豎起來，牀腳向着牆，鐵的牀架則向外。被褥已摺疊起來，很整齊的放在角落裏，被褥的上面，用毯子蓋好。那『王后』坐在裝在牀架下層的椅子上，頭頂上就是牀架的上層。枕頭布與顏色的氈毯，則排列在她頭頂上的牀架，造成一個天棚。她十隻手指都帶起了閃光的戒指，這種戒指在現在的零售店都有出售，價錢是非常便宜的。

『王后殿下。』我父親說，『我可以帶領我的兒子來看你嗎？』『可以的，』她很仁慈的回應說，並以手示意，叫我走上前。

『我很喜歡，』她說，『把你收爲我的百姓，但我希望你時時能夠遵守我的命令。如果你有忠誠的事實，我終有一日，封你爲武士。』她說完了這話，然後對我父親說：『我要你知道，我要給這個青年人一桶糖，但裝糖時，不要僕人用手觸及糖的本身。叫他們用長柄大勺子。』

那婦人的態度很爲莊嚴威武。我們與她相見，一瞬息的工夫，我的父親便請她准許我們退下休息。在談話時，我父親把眼睛閃動，但那『王后』自然是不知道的。她時時望着他的拜訪，並當她是她的最忠心的百姓之一。當我們離開時，她對我說：『我的孩子，我希望你總有一日做一個好人，像你父親一樣。』

在那日的下午，我從走廊走到靠近女病房的地方。我突然看見那『王后』跪在地板上，用力拿刷子擦地板。這種事情後來我看見了好幾次。從這一點，我已學識了其中的道理。在一個人的思想裏有兩種分離的與相反的意見，因它的分離，所以在一個人的意識裏，這兩種分離的意見就不能互相對立。因此，在精神病院中，一個女子可以一方面做『王后』，而另